

# 上古汉语音系生态特征研究

李国正、余晓萍\*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 摘要

上古汉语音系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并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但缺陷也是明显的。不分时段和地域的研究传统近年来有了改变，汉语与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以及利用出土文字构拟音系，使上古汉语音系生态特征更接近真实并具有科学性。

**关键词：**上古汉语，音系，生态特征

## Study on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LI Guozheng, V Xiaoping  
*L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ichuan, China*

###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phon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subjects, but the defects are also obvious. The research tradition regardless of time and region has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relative languages and using unearthed characters to construct phonetic system,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are closer to reality and scientific.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Phonology,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

\* 李国正，泸州职业技术学院特聘教授、厦门大学教授；余晓萍，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 上古汉语音系生态特征研究

声音一发即逝, 古代没有现代的录音设备, 谁也不知道上古汉语怎么讲。因此, 上古汉语音系生态特征的研究, 无法以上古汉语的言语事实为基础。没有言语事实为基础的探索和研究,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能复原上古汉语的真实面貌, 只是尽最大可能接近原貌而已。

宋人发现用当时的读音去读古诗, 韵脚并不和谐, 于是吴棫提出通转说, 朱熹提出叶音说, 企图解决古今读音不同的难题, 这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提出“盖时有古今, 地有南北, 字有更革, 音有转移”, 明确指出语音的动态演变, 与时间和空间等诸多环境因素相关。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古音学最早的生态语言观的萌芽。

### 一、近现代的上古音系研究

清代研究古音的学者接受了陈第的动态观而忽略了环境观, 顾炎武开创了古韵分部的先例, 把古音研究引入系统化的科学轨道, 黄侃集清儒研究成果之大成, 提出上古音系十九个声母二十八个韵部的假说, 这个假说的音系得到文献谐声的支持, 是近代上古音系研究的一座丰碑。不过, 这座丰碑建立的基础主要是《诗经》, 而《诗经》运用的语言覆盖十五方国, 其中既有京师的官方用语, 更有不同地域的方言。雅言和方言来自不同的社会层次不同的时代, 用这些混杂的材料整理出来的音系, 既不能代表纯正的官方语言, 也不能代表具体方国的方言, 只是一个虚拟的代表《诗经》文本的整合音系。不仅《诗经》如此, 不少古代文本都很难说是单纯语言的记录, 往往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层次积累下来的言语资料, 文字对应的言语往往是古语与今语、通语与方言杂糅, 这令后人很难厘清上古汉语的真实面貌。

古声十九纽主要是由《切韵》音系上推, 指导思想是接受了陈第的动态观, 结合谐声、通假、异文、异读、方言等诸多实证, 黄侃提出了声韵“相挟而变”的理论, 把声与韵看成是相互结合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由于声与韵是相互关联制约的, 古声纽发生变化, 必然古韵也会变, 反之亦然。因此, 上古没有中古声纽的二、三等, 古韵也没有二、三等。上古音即古本音没有中古音一至四等的分别, 中古音居一、四等的声纽为古本纽, 206 韵中的一、四等韵是古本韵, 中古

音的二、三等是从上古音的一、四等变来的。声韵相挟的理论说明了上古声韵相互作用相互协同变声只出现在变韵的规律，而声韵之间的矛盾运动在语流音变过程中导致三等介音的产生。黄侃的二十八个韵部实际上是《诗经》文本押韵的韵辙，一个韵部可以包括好几个韵母，而这些韵母又涵盖若干方言。如果根据十五国风的诗歌韵脚企图整理出十五种方言的韵母系统，资料显然不足。因此，这二十八个韵部只是春秋时期京师言语与若干方国言语在诗歌押韵方面表现出来的整体面貌。实际上，上古韵母系统究竟以何地语言为代表尚无定论，更毋庸问每个韵部有哪些韵母，每个韵母属于哪个方国的语言系统。

上世纪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和音系描写方法的输入，给古音研究带来一股新鲜空气。国外学者也加入了中国古音学的研究，瑞典学者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古音研究建立在与越南、朝鲜、日本等域外汉字语音比较的基础上，这使中国学者注意到汉语在长期的嬗变过程中与之密切接触过的其他语言，这些语言作为汉语存在的生态环境，相互之间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在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下，王力于上世纪 50 年代，李方桂于 70 年代，黄典诚先生于 80 年代，先后提出了上古拟音体系。黄典诚先生认为上古汉语有平声、上声、去声三个调类，文献书证和南方诸多方言实证均支持黄侃提出的古声十九纽。下面是黄典诚先生（1981: 9-10）所拟上古音系声母表和韵部表：

表一 黄典诚上古汉语声母表

方法 部位	噪音				响音	
	清塞（擦）音		浊塞（擦）音	清擦音	鼻音	边音 元音
	不送气	送气				
唇音	帮[p]	滂[p']	并[b]		明[m]	
舌音	端[t]	透[t']	定[d]		泥[n]	来[l]
齿音	精[ts]	清[ts']	从[dz]	心[s]		
牙音	见[k]	溪[k']	匣[g]		疑[ŋ]	
喉音				晓[h]		影[∅]

表二 黄典诚上古汉语韵部表

韵类 旧名	a 类			ε 类		o 类	高元音类		
	收喉	收舌	收唇	收喉	收舌	收喉	收喉	收舌	收唇
阴声	鱼 [a]	歌 [ai]	宵 [au]	支 [ε]	脂 [εi]	侯 [o]	之 [u]	微 [i]	幽 [u]
入声	铎 [ak]	曷 [ait]	药 [auk] 盍 [aup]	锡 [εk]	质 [εit]	屋 [ok]	职 [uk]	物 [it]	觉 [uk] 缉 [up]
阳声	阳 [aŋ]	寒 [ain]	谈 [aum]	青 [εŋ]	真 [εin]	东 [oŋ]	蒸 [uŋ]	文 [in]	侵 [um]

王力不相信十九纽能分化出中古的四十个声母，他和相当一部份学者认为没有分化条件。他们没有考虑到上古声韵在一千多年时间的言语流动中，人群发音的轻重强弱引起汉语音节内部声与韵之间的不平衡，必然产生微妙变化。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不同环境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声母或韵母倚重倚轻的结果引起强弱变化，强声必弱韵，反之亦然。上古十九纽在不同历史时段的语流音变中，一部分旧声母的音节弱化产生新声母，中古的四十个声母就是旧母和新母历时音变的积累。王力宁肯相信章组和庄组在上古就已经存在，但是，同样是语流音变促使上古帮组、端组发生了分化，为什么不干脆相信非组和知组上古就已经存在呢？

不少学者认为后世有什么音，上古就应该有个旧音与它对应，否则后世出现的新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连新派的语言学者，拟一个音，也要想到后代各种方言的读音在音理上要能与所拟的音相通。汉语一千多种方言，假设它们都是从同一个母语分化而来，请问，无论拟一个什么音，能说明任一种方音的由来吗？音变有时出乎人们的想象，前代没有的音后代完全可能出现，纷繁复杂的社会交际，千姿百态的言语运动，什么音变不可能发生？西南有些方言蟹摄有一部份音节读[-n]尾，拟中古音时不能认为这些字中古就是阳声韵，因为这个[-n]尾是在后代的语流音变中新出的。发生音变的这部份蟹摄开口二等牙喉音节正是声韵相互作用强弱消长的结果。以“解放”的“解”为例：

[kai] → [teiai] → [teiei] → [teien] → [teie] → [teie]

语流中长期重韵轻声使声母发音部位前移，终至[k]舌面化为[tɕ]，为适应新的声母带出介音[-i-]，韵母的主元音因为[-i-]的作用由[a]高化为[ε]，韵尾

与介音相同发音比较别扭，介音因为与声母适应居于强势地位，居于弱势地位的韵尾进一步弱化为[-n]。这个[-n]目前在一些方言如泸州、青川还比较稳固，究竟长期保持还是发生变化，除了音节内部的生态运动强弱消长而外，还要看人群系统的言语意识，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与言语习惯的融洽程度。不过，南溪、五通桥已经读[tciɛ]，而郫县、西昌、天全、汉源、雅安读[tciɛ]。另有渠县、会理、宁南、自贡仍保持中古读音[kai]。

汉末晋初中原汉人大批南下，福建山区相对于战事频仍的中原比较闭塞，闽语得以保持汉晋古语。请看闽语“十五音”系统：

唇音：边[p] 颇[p'] 门[m(b)]  
舌音：纸[t] 他[t'] 日[n(dz)] 柳[l]  
齿音：曾[ts] 出[ts'] 时[S]  
牙音：求[k] 气[k'] 语[ng(g)]  
喉音：莺[Ø] 喜[h]

黄典诚先生在《反切异文证上古汉语十九声纽演变为中古四十个声母》（载《语海新探》，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年）一文中指出，这是声母清化后的情况，只要补上四个浊音声母 [b]、[d]、[dz]、[g]，即为古声十九纽。闽北建瓯与浦城之间，有一个叫石陂的村镇还保存着浊音，其土话恰是这十九个声纽。闽北石陂土话为古音十九纽提供了活的方言证据，这一证据无可争辩地说明了黄侃上古声母系统假说的科学性与学术价值。

王力认为上古声调不但有音高的分别，而且有音长的分别，于是分上古声调为舒促两类。舒声类：平声（高长调），上声（低短调）；促声类：长入（高长调），短入（低短调），共四个调类。他在《汉语史稿》（1957-1958）与《汉语音韵》（1963）中构拟了 32 个上古声纽，在《诗经韵读》（1980）、《楚辞韵读》（1980）、《同源字典》（1982）、《汉语语音史》（1985）中增加了一个“俟”母，改为 33 纽。他在《汉语史稿》、《汉语音韵》等书中分古韵为二十九部，后来在《音韵学初步》、《汉语语音史》等著作中增加了一个“冬”部（战国时期才出现），共有 30 个韵部。

表三 王力上古汉语声母表

发音部位	声母音值					
唇音	帮(非) [p]	滂(敷) [pʰ]	并(奉) [b]	明(微) [m]		
舌音	端(知) [t]	透(彻) [tʰ]	定(澄) [d]	泥(娘) [n]	以[dh]	
	章[t]	昌[tʰ]	船[d]		书[c]	禅[z]
齿音	精[ts]	清[tsʰ]	从[dz]		心[s]	邪[z]
	庄[tʃ]	初[tʃʰ]	崇[ʈ]		生[ʃ]	俟[ʒ]
牙音	见[k]	溪[kʰ]	群[g]	疑[ŋ]		
喉音	影[∅]	晓[x]	匣(云) [ɣ]			
半舌					来[l]	
半齿					日[n]	

表四 王力上古汉语韵部表

阴声韵	入声韵	阳声韵
之[ə]	职[ək]	蒸[əŋ]
支[e]	锡[ek]	耕[eŋ]
鱼[a]	铎[ak]	阳[aŋ]
侯[ɔ]	屋[ɔk]	东[ɔŋ]
宵[o]	药[ok]	
幽[u]	觉[uk]	冬[uŋ]
微[əi]	物[ət]	文[ən]
脂[ei]	质[et]	真[en]
歌[ai]	月[at]	元[an]
	缉[əp]	侵[əm]
	叶[ap]	谈[am]

郭锡良《殷商时代音系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8 年第 6 期）把已识的近千个甲骨文列入王力提出的上古音系统中加以考察，得出殷商时代的声母十九个，这个声母系统没有章组和庄组。不过这只是名义上并非实际上的殷商音系声纽，因为郭锡良并不是根据甲骨文的谐声和通假材料来构拟殷商音系，而是把殷商音系视同春秋时期的《诗经》音系，从商末到春秋，其间相隔数百年而语音系统一成不变，这是绝不可能的。不过，这项工作恰好证明了黄侃上古声十九纽的科学假说。

李方桂在承认汉语上古音有声调的前提下，进一步追溯声调的来源。他说：“我们虽然承认上古是有声调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声调仍有从不同的韵尾辅音或复辅音产生的可能。”（2003: 50）他构拟的上古声母以高本汉的体系为基础，去掉了高本汉的三十四个声母中只出现在三等韵 j 介音前的十五个声母，余下的十九个声母可以在任何韵母前出现。尽管李方桂增加了一套清鼻音声母与一套圆唇舌根音及喉音，以解释鼻音与其他声母的互谐和中古合口的来源，但是他所构拟的上古音声母系统显然是黄侃上古声十九纽的扩展。

表五 李方桂上古汉语声母表

方法 部位	塞音			鼻音		通音	
	清	次浊	浊	清	浊	清	浊
唇音	[p]	[p']	[b]	[hm]	[m]		
舌尖音	[t]	[t']	[d]	[hn]	[n]	[hl]	[l, r]
舌尖塞擦音	[ts]	[ts']	[dz]			[s]	
舌根音	[k]	[k']	[g]	[hng]	[ng]		
喉音	[ʔ]					[h]	
圆唇舌根音	[kw]	[k'w]	[gw]	[hngw]	[ngw]		
圆唇喉音	[ʔw]					[hw]	

李方桂认为上古韵部的构拟，“通押的和构成谐声系列的必须有同样的元音，构拟出来的元音系统必须能说明《切韵》系统中的一切区别。”（李方桂、叶蜚声 1979: 23）这个元音系统有四个主要元音：[i]、[u]、[ə]、[a]，另有三个复合元音：[ia]、[iə]、[ua]。

表六 李方桂上古汉语韵部表

	[g、k]	[ŋ]	[gw、kw]	[ŋw]	[b、p]	[m]	[d、t]	[n]	[r]
[u]	侯	东	○	○	○	○	○	○	○
[i]	佳	耕	○	○	○	○	脂	真	○
[ə]	之	蒸	幽	中	缉	侵	微	文	○
[a]	鱼	阳	宵	○	叶	谈	祭	元	歌

黄典诚先生认为上古元音系统应有[w]的地位，而李方桂和王力构拟的元音系统都不能说明南方方言中广泛存在[w]的言语事实。不过，李方桂的研究视野更广阔，他与前辈学者不同的是：把眼光投向汉语产生和发展的语言大环境，着力于与汉语有亲属关系的美洲印第安语、藏语、侗台语的比较研究。

## 二、汉语与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

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 随着汉藏比较和梵汉对音研究的深入, 法国奥德里古 (A. G. Haudricourt)、俄国雅洪托夫 (S. E. Yakhontov)、加拿大蒲立本 (E. G. Pulleyblank)、美国包拟古 (N. C. Bodman)、雅洪托夫的学生斯塔罗斯金 (S. A. Starostin)、包拟古的学生白一平 (W. H. Baxter), 以及海外华人学者周法高、梅祖麟, 都在汉语与亲属语言比较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有的学者追溯到汉语更早的形态, 例如法国的沙加尔自 1986 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去声》、《汉语南岛语同源论》、《汉语与南岛语间亲属关系的证据》等等, 提出在同源词中汉语音节与南岛语单词末尾的重读音节相对应, 进而建立南岛语 [-s]、[-q] 与汉语去声、上声的对应关系, 探讨汉语声调的起源。

长期停滞于上古韵部的研究有了进展, 据郑张尚芳《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 (二)》(《古汉语研究》1999 年第 1 期) 的介绍, 有的学者已经深入到上古韵类的研究, 并且取得初步成果。

### 1. 斯塔罗斯金韵母系统(分 57 韵类)

表七 斯塔罗斯金上古汉语韵母系统

	[-P -m]	[-t -n -r]	[-k -ŋ -ø]	[-c -j]	[-kw -w]
[i]	缉 B 侵 B	至 真 ○	○ ○ ○	脂 F 脂 B	沃 B 幽 B
[e]	叶 B 谈 B	月 B 元 B ○	锡 耕 支	祭 B 脂 D	药 B 宵 B
[ə]	缉 A 侵 A	质 A 文 A 文 C	职 蒸 之	脂 E 脂 A	○ ○
[a]	叶 A 谈 A	月 A 元 A 元 D	铎 阳 鱼	祭 A 歌 A	药 A 宵 A
[u]	○ ○	质 B 文 B 文 D	沃 A 中 幽 A	脂 C 脂 C	○ ○
[o]	○ ○	月 C 元 C 元 E	屋 东 侯	祭 C 歌 B	○ ○

### 2. 白一平韵母系统 (分 53 韵类)

表八 白一平上古汉语韵母系统

	[-j -t/ts -n]	[-ø -k -ŋ]	[-w -wk -m -p]
[a]	歌 月/祭 元	鱼 铎 阳	宵 药 谈 盍
[e]	(歌)月/祭 元	支 锡 耕	宵 药 谈 盍
[o]	歌 月/祭 元	侯 屋 东	○ ○ 谈 盍
[u]	微 物 文	幽 觉 冬	○ ○ 侵 緝
[i]	脂 质 真	○ 职→质 蒸→真	幽 觉 侵 緝
[i]	微 物 文	之 职 蒸	○ ○ 侵 緝

### 3. 郑张尚芳韵母系统（分 58[64]韵类）

表九 郑张尚芳上古汉语韵母系统

	[-∅ -g -ŋ]	[-u -ug -b -m]	[-l/-i -d (-s) -n]
[i]	脂豕 质节 真毳	幽黝 觉弔 缉揖 侵添	脂齐 质 [至] 真
[u]	之 职 蒸	幽萧 觉肃 缉涩 侵音	微尾 物迄 [队] 气 文欣
[u]	幽媪 觉睦 终	× × 缉纳 侵枕	微灰 物术 [队] 文諄
[a]	侯 屋 东	宵夭 药沃 盍乏 谈	歌戈 月脱 [祭] 兑 元算
[o]	魚 铎 阳	宵 药 盍贛 谈	歌 月曷 [祭] 泰 元寒
[e]	支 錫 耕	宵尧 药的 盍夹 谈兼	歌地 月灭 [祭] 元仙

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实质上就是把眼光转向上古汉语所处的生态环境，在上古汉语所处的生态环境中寻找突破点。研究主体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对与主体有关的客体比较来发现相似的现象或规律，这是不得已的办法。研究者应该明白：无论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还是南岛语，它们都不是三千年前的古语，现在用来与汉语比较的亲属语言，同样经历了数千年的嬗变。由于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南岛语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各种语言与各自所处的生态环境中的各种因子相互作用情况不一，因此不可能同步变化发展。最明显的事实是汉语与其他亲属语言各自拥有关系密切的不同文化系统，使用汉语的人群系统在思维方式、文化心理、言语习惯诸方面都与其它亲属语言差距很大，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语言对生存策略、进化路线的选择。因此，某些亲属语言存在的言语特征，不能把它都当做原始母语的的特征硬套在汉语头上。直言之，某些亲属语言具备的特征，完全可能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与特定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协同而产生的随机变异，而非数千年前的原始面貌。汉语与亲属语言的比较很难分清哪些特征是原始母语具有的，哪些特征是在嬗变过程中后出的。例如在同源词比较中，如果因为亲属语言都有某一特征，就论定汉语也必须具有同样的特征，怎样判定这种特征是原始母语的，还是亲属语言在嬗变过程中后出的？反之，汉语具有的特征，能不能硬套到亲属语言头上？

### 三、利用出土文字揭示上古音系的生态特征

上古音研究自北宋末年迄今几近千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发展，不过，缺陷也是明显的。从《诗经》时期上溯殷商下贯三国两晋南北朝，一言以蔽之曰“上古音”是很不科学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流行的地域也在不断改变，不分时段不分地域的研究传统阻碍了古音学的发展。近年来，不

少学者利用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竹木简和其他出土文物的文字资料展开了上古音分期分域的研究, 在殷商语音研究、西周金文音系研究、战国各地方言研究和秦汉语音研究方面获得了初步成果。值得重视的是: 不少学者利用已识的甲骨文谐声与通假材料构拟殷商语音系统, 为探索《诗经》以前的上古汉语语音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根据刘钊、叶玉英《利用古文字资料的上古音分期分域研究述评》(《古汉语研究》2008 年第 2 期)一文提供的材料, 兹将具有代表性的殷商音系研究成果简介如下:

赵诚于 1984 年首先把甲骨文用于商代音系研究, 他确定甲骨文中具有假借或谐声关系的两个字读音相同, 然后根据这类资料作出推断。结论是:

1. 声母方面: 清浊不分; 无舌擦音; 商代同音后世声母各异的情况可用复辅音来解释; 某些字的音读是多音节的, 即两个音节的, 有两个辅音两个元音。
2. 韵母方面: 商代无入声, 阳声韵可能是一种鼻化元音。
3. 商代似乎不分四声。

赵诚认为商代音系的声母系统没有浊音音位和舌擦音, 但有复辅音; 韵母系统没有鼻音韵尾, 《诗经》时期的阳声韵在殷商时期可能是韵腹鼻化; 没有辨义的声调调位。

陈振寰以 431 个甲骨文形声字、部分假借字以及早期金文中的形声字、假借字为基本材料整理出《甲骨文谐声字韵母关系统计表》和《甲骨文谐声字声母关系统计表》。根据这两个表, 他得出了如下结论:

声母 17 个: 帮、并(滂)、明、端(章)、余(透、定、昌、船)、泥(日)、来、精(庄)、从(清、初、崇)、心(生、书)、邪(禅)、见(溪)、群、疑、匣、影、晓。

- 韵母: 1. 上古后期韵部的划分情况大体适合于上古前期。  
2. 上古前期已经存在阴、阳、入三类韵母, 而且阴、入两类差别明显。入声韵尾可能是合一的, 即不分[-p]、[-t]、[-k]三类。

陈振寰认为：

1. 商代音系的声母系统没有送气清塞音。
2. 章、庄两组还没有从端、精组分化出来。
3. 没有复辅音声母。
4. 商代音系的韵部与《诗经》时期的韵部大致相同，但还没有分化出[-p]、[-t]、[-k]三种辅音韵尾。

管燮初以中古音为基准分析统计 448 个谐声字，制定出《甲骨文形声字声母谐声频率统计表》，并采用几率统计，计算各个声系（组、母）谐与被谐的几遇相逢数，再与实际相逢数对照。实际相逢数小于几遇数的谐声是偶然现象，反之则属常常谐声，有音理关系。结论是：

声母有 34 个：帮、滂、并、明、端甲（端知）、透甲（透彻）、定甲（定澄）、泥甲（泥）、来、以（以 1）、端乙（章 2）、透乙（昌 2）、定乙（船 2 书 2）、泥乙（日 2）、精（精庄）、清（清初）、从（从崇）、心（心生）、邪甲（邪母）、邪乙（以 2）、章（章 1）、昌（昌 1）、船（船 1）、书（书 1）、禅（禅 1）、日（日 1）、见、溪、群、疑、晓、匣（匣云 2）、影、云（云 1）。

韵部有 22 个：之、蒸、幽、中、宵、侯、东、鱼、阳、佳、耕、歌、祭、元、微、文、脂、真、叶、谈、缉、侵。

管燮初认为商代音系声母系统有章组无庄组，也没有复辅音声母。韵部少于春秋时期的《诗经》音系。

陈代兴将已识的 900 余个甲骨文字分别置于一个以传统 41 声类为经，以王力所分 30 部为纬的表格中，逐个标出其中古时代的声、韵、等、呼，此外把已经确认的通假字以及有语音关联的关系字在唐宋以至周秦时代的语音概况分别列表说明，然后根据这两个表考求商代的语音系统。结论是：

声母：

1. 单声母有：帮、并、明、端、定、泥、来、精、从、心、邪、见、群、疑、晓、匣、影。

2. 复辅音声母有: [kd]、[hd]、[kl]、[hl]、[ŋl]、[pl]、[ml]、[pd]、  
[ph]、[mh]。
3. 韵部: 之、蒸、幽、侯、东、鱼、阳、耕、歌、月、元、真、文、缉  
叶、侵谈。
4. 没有辨义的声调调位。

陈代兴认为商代音系没有送气清塞音, 也没有章组和庄组, 这和陈振寰意见相同。他还认为商代有复辅音, 没有声调, 这与赵诚看法一致。韵部比春秋时期的《诗经》音系简单。

何九盈以甲骨文中能够说明复辅音形态特征的资料为本证, 再从后世的文献资料、语言资料中寻找有关材料作为旁证, 把这两种材料结合起来, 对商代复辅音声母进行全面拟测。他为商代音系构拟了 32 个复辅音声母, 分为四种类型:

甲、清擦音 s 和其它辅音的结合:

[sp]、[sp']、[sb]、[sm]、[st]、[st']、[sd]、[sn]、[sr]、[sl]、  
[sk]、[sk']、[sg]、[sng];

乙、带 l/r 的复辅音声母:

[pl]、[pr]、[p'r]、[br]、[mr]、[t'r]、[kl]、[kr]、[k'r]、[gl]、  
[gr];

丙、章组与舌根音相同: [klj]、[k'lj]、[glj];

丁、其它: [ʔk]、[ʔr]、[mg]、[ng]。

以上五位学者的研究结论, 有的意见比较接近, 有的则刚好相反, 比如赵诚认为商代韵部阴声入声不分, 阳声韵是鼻化音, 陈振寰却认为阴、阳、入三类韵部分立, 阴声韵入声韵两类差别明显。看来商代韵部的探索仍然停滞于《诗经》韵部的研究水平, 远未能深入到韵母层次。448 个谐声字再加上一些假借字, 仅靠这样一点材料本来就不可能整理出完整的音系, 尽管现有的结论离拟出完整的音系还差得太远, 但毕竟描写了一个大致的面貌。

综观自顾炎武以来三百多年的上古音系研究, 目前已知汉语上古语音是由声调、声母和韵部构成的系统, 这个系统并非汉语语音的原始形态, 而是由黄河下游兴起, 灭掉华夏民族所建夏朝的东夷民族的语音系统。东夷民族的首领契曾帮助华夏民族的首领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邑, 这两个民族不可能没有接触, 那

么，东夷民族的语音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华夏民族语言的影响？华夏民族的语音系统是什么格局？这都不得而知。假如施莱歇尔语言分类谱系法符合历史事实，原始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南岛语、乃至阿尔泰语，作为影响原始汉语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因子，在不同时段的上古汉语音系里一定有不同程度的反映。通过近年来中外学者在亲属语言与汉语比较研究中所积累的成果，有助于了解上古汉语音系的主要生态特征。

上古汉语语音最显著的生态特征是声调。从亲属语言看，原始汉语没有声调，而殷商语言已出现声调，这种声调可能是语流中韵尾弱化的一种自然补偿，没有辨义功能，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复杂化，人群系统思维方式、发音习惯和社会交际的需要，这种自然音变在特定环境因子作用下逐渐向着功能化的趋势发展。在《诗经》音系中，殷商时期不辨义的声调已经具有辨义功能。

邹晓丽等人合著的《甲骨文字学述要》第三章考察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得出 2703 个甲骨文单字中有 2087 个单字只表示一个语义，而商代卜辞中没有发现联绵词，她们认为：“古汉字是一个字形记录一个音节”，“当时的语言更是单音缀词占绝对优势，其复音词不仅尚未定型，而且数量也远没有后来的汉语中那么多”。殷商汉语单音节化已经改变了原始汉语多音节的性质，但是赵诚认为商代甲骨卜辞一个单字有的可能对应两个音节，如果两个音节元音之间的辅音在语流中失落，双音节就会变成单音节。这只能理解为原始汉语遗留在殷商汉语中的残余现象。为了解释甲骨文中一个单字在后代有多种读音的现象，不少学者认为殷商汉语有复辅音声母，尽管绝大多数一字多音并不是复辅音声母分化造成的，但甲骨文中确实有复辅音存在的迹象。如“令”字，后来又添加“口”造出一个“命”字，“命”、“令”这两个单音节汉字的读音，由[m<sub>l</sub>-]分化为[m-]、[l-]的可能性很大，但在殷商后期的甲骨文中“命”、“令”共存，这就意味着分化已经完成，单辅音音节已经成为主流，殷商声母系统中是否存在何九盈构拟的那么多成系统的复辅音，值得进一步研究。

殷商时期声母系统的生态特征是没有送气清塞音，换句话说，送气不送气是自由变体，还没有成为能够辨别语义的音位。章、庄组也还没有从端、精组分化出来。到《诗经》音系，送气不送气已经发展为各自独立的音位，复辅音声母已基本消失。黄宇鸿〈从《诗经》看古代联绵词的成因及特征〉（1999: 78-81）一文指出：“《易经》中的联绵词寥寥无几，《尚书》有联绵词十多个，《论语》大约二十个左右，《孟子》亦不足三十个。”“据杜其容《毛诗连绵词谱》统计，

《诗经》中出现的联绵词共有 124 个,且使用频率相当高,在不同文句中出现,总数约为 40 次。朱广祁的《诗经双音词论稿》列举《诗经》中的联绵词则为 138 个。又据骆绍宾《楚辞连语释例》约略统计,《楚辞》中出现的联绵词大约超过 150 个。由此可见,《诗经》的词汇,仍以单音词占优势”。甲骨卜辞中不见联绵词的踪影,数百年之后,《诗经》和《楚辞》里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双音联绵词,这绝非偶然,是汉语语音系统有目的有方向的生态运动。有的学者认为联绵词是复辅音分化造成的,其实联绵词正是复辅音消失之后,单音节向着复音节道路前进的先锋队。总之,春秋时期无论韵文还是散文,双音语词刚刚才冒头,单音节为主是客观事实,这一时期构筑了汉语单音节的牢固基础。

上古汉语嬗变至今分化为数以千计的汉语方言,其韵母的形态令人眼花缭乱,殷商音系的韵部阳声韵可能是鼻化韵,入声韵尾尚未分化为三类,到《诗经》音系,韵部系统内阳声韵已经有[-m]、[-n]、[-ŋ]三类,入声韵尾[-p]、[-t]、[-k]也三类分立,阴声韵、入声韵、阳声韵构成《诗经》音系的韵部格局。眼下对韵类的研究较之韵部前进了一步,各家对上古韵类的构拟意见不一,而且胶着于对应中古《切韵》音系,只要《切韵》有的韵类,上古必要拟出与之对应的韵类,似乎不这样就不能交代中古韵类的来源,基本上没有考虑汉语所处的复杂生态环境在语流音变中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音系变革的推动力,足以创造出上古没有的新韵类。现在只能说还有待深入研究。

### 参考文献

- 黄典诚(1981)。《汉语语音史》,厦门:厦门大学。  
李方桂(2003)。《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方桂(1979)。〈上古汉语的音系〉(叶蜚声译)。《当代语言学》,5。  
黄宇鸿(1999)。〈从《诗经》看古代联绵词的成因及特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6(6)。